

山鬼

柳隐溪 / 著

清韵书院 主编

华夏幻境经典绽放
春秋史话经典演绎

陕西人民出版社





山鬼

柳隐溪 / 著
清韵书院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鬼/柳隐溪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24-07663-5

I. 山... II. 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58141号

山 鬼 —— 清韵书院 主编

作 者: 柳隐溪
责任编辑: 张玉霞
封面设计: 侣哲峰
版式设计: 易玉秦
责任校对: 杜晓云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制 版: 陕西华夏电脑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蓝田立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mm×1168 mm 32开 7.75印张 2插页
字 数: 154千字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4-07663-5/I·1219
定 价: 15.80元



目 录

楔子·桃花泪 (001)

郢都的最后一瓣桃花飘落的时候，巫游听到了桃树的呜咽。

那呜咽声似啼非啼，似笑非笑，若有若无，若断若续，然而缠绵悱恻，艳绝哀绝的凄楚之情不绝于缕。

一、丹之姬 (011)

“是的，是我。”丹之姬微微合了一下眼帘，柔柔的睫毛拂过她秋水般清丽的眸子，伴着她缓缓的、幽幽的清音，“丹之姬从放逐之地来到这里，已经很久、很久了。”

二、梦之魅 (021)

蓦地，一抹桃红掠过天际，这疾驰中的千军万马突然人仰马嘶，纷纷停顿下来——令他们忽然裹足不前的，不是獠牙利爪饕餮猛兽，不是毒蛊虫害鸱鸟猛禽，也不是君王至

高无上的命令，而是美丽的丹之姬。

录 目

三、姬之谋 (032)

丹之姬点一点头，她的心中泛起淡淡的哀怨：哟，这个女人，此刻正幸福地依偎在熊贲的怀里吧？就像自己当年依偎在他宽广的怀里一样，慵懒地感受他强健而温存的臂弯.....

四、魄之晤 (041)

“你总该知道岁差导致的恒星位移变化一度大约需要七十一
点六年吧？你应该还记得我们中学时代学的北极星是小
熊座 α 吧？而现在，你看看北极星，它不是 α ，它是小熊
座 β 。”

五、乐之试 (049)

“住嘴！”美人妨显然含了愠怒，沉声道，“再叫一声桃花
夫人，我立刻杀了你！”她敛敛行色，忽然凄凄一笑，
“是么？大王最钟爱的人？”

六、丹之诺 (061)

丹之姬闻言愣了愣，旋即把眉头一挑，冷笑一声，一字一
顿咬牙道：“哼，丹之姬生生死死，都不会再踏进那睢水
官半步！”说罢，她将桃花流星链一抖，收了回来。

至王等头不出，竟敢冒犯圣主，岂非大逆不道，竟敢冒犯圣主

七、曲之验 (070)

子絮抢到羲仲身边，一把拎了他的长剑，抵住他的脖子，冷眼看他。琴弦铮然一声裂断，羲仲手指尚在弦上，冷冷地说：“最好现在就杀了我，你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取代我们进入郢都了。”

八、知音行 (078)

羲仲听了只是笑笑：“有什么用？”轻轻一带缰绳，拨转马头，道，“你们先赶路，我去看看他们有没有返回来追踪。”说着，他已策马向西奔去，被撕破的战袍在晚风中猎猎飞扬。

九、桃花难 (085)

“所以大夫们都说：宛邑的利箭、茹邑的良犬、云梦泽的丹之姬，是楚王的羁绊，是楚国的三害。”得胜之师在各路将领的带领之下，盔甲盾牌刀兵之声、欢呼之声一阵一阵如潮水一般涌过。弥漫着欢欣的喧闹中，姝美人蓦然回首，在那一片硝烟之中落下两行清泪，嘴角绽放出一丝凄然的森森冷笑……

十、游之堕 (096)

在仆从的指引下，巫游低头出了申侯府的侧门。他慢慢地挪了几步，回头看申侯府邸正门那朱漆的大门，盘踞在门

上的两只饕餮正支着獠牙冲他无声地冷笑。

十一、彭仲爽 (106)

旁边早有一人谦卑地代他答道：“回禀大王，他叫彭仲爽，以前是申国的贵族。大王，这彭仲爽可是一位天纵之才啊，请大王看在奇才的分上，以特大的胸怀宽恕他的无礼吧。”

十二、使之策 (116)

“小人知道了。”使者笑道，“明日觐见大王，我就向大王请求：听说贵国有一位坝师，技艺超群，小人很想饱一饱耳福，恭请陛下一一定恩准——申大人，这样说可以么？”

十三、祭司剑 (125)

他就如那传说中的大司命一般，临风而立，仿佛浸染了仙风道骨的鹤氅宽大的袖子和衣襟在夜风中飞舞，佩剑的锋芒带着呼哨声刺破夜空，点向一颗一颗的星子。

十四、未央殿 (135)

大祭司羲叔在悉心推算之时，并没有意识到先一天早已布置停当的器具会被人做了手脚——而台下的羲仲是知道的，七七四十九日之内，其实天行有异，大异……

十五、未央变 (143)

正热闹间，突然在大殿的门口，出现了一个军士，气喘吁

吁、衣衫不整、满头大汗，神情焦虑万分。只有极少的人注意到他。这时，羲仲机敏的双眸注意到：令尹彭仲爽即刻悄然退席。

十六、睢水宫 (157)

桃花夫人！美人恣狠狠地咬住牙，竭力平静地望向楠木雕花的窗棂外。命运的跌宕和别无选择使得这个感性的美人以强烈的理性压抑着自己——有谁知道那静若秋水的平静下面翻腾着滚滚奔涌的岩浆？

十七、将台悲 (167)

殷血飞溅，漫天的嫣红似桃花随风飘洒，飘落在祭台上，飘落在旌旗间，飘落在朝她狂奔过去的楚文王赉的眼里……然而将士们挡住了君王登上祭台的路。

十八、长歌别 (175)

羲若留给巫游和哥哥们一个毅然决然的背影，昂首飞马，一路御风而行，更不回头，只在面向那荒无人迹的茫茫前路之时，女儿的清泪无声地滚滚而下……

十九、夔之计 (181)

“没有什么可是！”羲仲突兀地打断她的话语，“人死难以复生，兵败尚可重振。楚军在权县大胜巴师，傲气难免，

吃一点败仗或许更好。”羲仲回头看了看子絮，道，“请你帮助我，但是一定要于六个回合之内，折了楚军主将的旗帜。”

二十、津之战 (188)

好好儿的艳阳天突然阴沉下来，太阳渐渐隐没，冷风“嗖嗖”地直逼入骨，大白天忽然阴气沉沉！子絮和巫游几乎同时脱口而出：日食！羲仲算得不错，日食，从那时算起，正是七七四十九日之内！

二十一、秋池碎 (199)

楚文王平静地说：“若说小国寡民，楚国曾经也是，楚先祖在列强的夹缝中生存，辗转迁徙达数百年之久。年轻人，请记住：如果由于自己不思进取而变得虚弱不堪，那就不要怨怪别人。”

二十二、识王储 (213)

虽然早已经知道这一刻的难以避免，但是此情此景，这突兀的一剑，仍然如生生割在他的心里一般。巫游转头觑那红得耀眼的楚天，一抹残阳，三分是血，七分竟是鬻拳的一颗老臣之心。

二十三、思公子 (218)

为什么不继续叫我“子絮将军”，继续叫我“子絮兄”，

就当从来都不知道我是女子，就当从来不知道子絮的隐衷！九州苍茫，子絮不过沧海一粟，就算你我只有交臂的一瞬，就算子絮只有被利用的一瞬，就算前世今生的所有都将归于无痕，你也不该抹杀了你自己一瞬的青春！

二十四、鬼神间 (226)

袅袅的香烟飘向九天，萦绕巫山。据说，彼时曾经有人看见，在那高唐的云雾之中，有女子披散着长长的头发，簪野花着野藤，赤裸着双脚，在林间痴痴地跑，一路清歌，似哭似笑，仿佛山间神灵，山鬼……

尾声·楚成王 (231)

一代风云霸主楚成王，既继承了其爷爷楚武王的强势威猛，也继承了其父王楚文王的审时度势。但是随着楚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他似乎更倾向于像他的爷爷楚武王……

跋 (234)

楔子·桃花泪

郢都的最后一瓣桃花飘落的时候，巫游听到了桃树的呜咽。

那呜咽，随着郢都最后一瓣桃花的飘落，袅袅而起；细听去，似啼非啼，似笑非笑，若有若无，若断若续，然而其间浸润了几丝缠绵悱恻艳绝哀绝的凄楚之情，不绝于缕。

彼时熊巫游正手持一卷古旧的《楚辞》，在自家的小院里，靠着他心爱的一株碧桃打盹。

如果说，现如今在充满了喧嚣争斗、钢筋水泥林立的郢都尚有一片幽静之处存在的话，那就是故楚郢都的郊外，熊家独子熊巫游的这座小园子了。幽静的地方适宜读书，也适宜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所以当若断若续的呜咽声袅袅而起的时候，巫游在小园的桃树下睡得很恬适，毫不设防。

春日的太阳，一寸、一寸地隐没了。

黄昏的风微微地吹，那温润中带了些许凉意的风，轻轻地、窸窸窣窣地，翻检着他手中泛黄的书页，又将那凄凄的呜咽声一缕一缕，挽到他的耳边。

山鬼

巫游在半梦半醒之间挣扎了半天，终于睁开了眼睛。

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手中的书卷——那卷古旧的《楚辞》，不知何时已经翻到了《九歌·山鬼》一篇：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书中还配了插图，那画中的“山鬼”是一个美丽的女子，惬意地在丛莽间逍遥。她倚在一只赤豹边，似乎毫不在意地也斜着眼瞟你，嘴角隐隐含了一丝笑意，然而却又似乎有着无尽的幽怨，顾盼之间竟有勾魂摄魄之清媚一般，让人不由得心驰神摇。

巫游摇了摇头：怎一个“美”字了得啊！

就在巫游摇头叹息、由衷赞叹的时候，他眼睛的余光忽然看到了一枚晶莹的泪珠——那是桃花泪。

一瓣瑰丽的桃花，水灵灵的，飘而不落，绕树三匝，幽幽地附着在一茎幼枝上，一点、一点地渗出珠泪，滴落。泪珠儿随风而逝，泪珠儿顺枝凝结，不多会儿，那碧桃的枝，竟已是泪迹斑斑！

这样的景象使得巫游瞪大了双眼，他缓缓地伸出手去——当指尖触到那濡湿的一刻，他反射般地缩回了手，放在眼前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舔了舔，味蕾的感觉是淡淡的咸，还有一丝儿涩，就像是……

“眼泪?!”

他蓦地倒退两步，摇了摇头：“桃花……流眼泪……匪夷所思呵……”此刻的巫游，忽然之间仿佛陷入了某种不可知的力量罗织的牢笼，这种感觉立刻使他笼罩于莫名的惶恐之中，他竭力试图保持镇定。

那一刻，黄昏的太阳正渐渐地隐没在一黛远山后，最后一丝微微的暖意，也被阴阴的凉风所替代。而那一黛远山连绵不绝的地方，是故楚的“夕室”所在。“夕室”，是故楚人对墓地的称呼。

定定地立了半晌，巫游把眼珠微微转向一旁，周遭已是暮霭四合。郢都的郊外，寂静的小院，阴恻的风仿佛从“夕室”那边幽幽而来，“呜呜”地低语，游丝一般，哀绝艳绝的凄楚之音不绝于缕……

蓦地，一股寒气“腾”地一下子如闪电般，从巫游的脊椎直蹿上头顶，不知不觉间，他已是手脚冰凉。

“子絮……子絮啊——！”巫游突然一把扔了书，大喊着狂奔进屋里，抓了电话，颤抖的手指狂乱地按着电话键，“子絮！子絮快来！……”

*

*

*

*

接到电话的时候，屈子絮刚刚走进健身房。话筒里传来巫游紧张恐惧的声音，这让郢都特警屈子絮刚刚放松的心情一下子又绷紧了。“我马上过来！”她扔了手中的哑铃，很清晰地吩咐巫游，“别慌，待在房间里，注意安

山鬼

全！”……

放下话筒，子絮一把扯过搭在练功把杆上的外衣，揪了两条袖子往腰间一系，挽起如瀑的长发，拿一枚骨梳簪好，拎了头盔大步流星出了门。

门外的花坛边停着辆川崎巡航摩托，子絮飞身跨上去，加大油门，巡航一声低吼直奔北门外巫游的园子疾驰而去。

郢都城屈家的女儿屈子絮，和熊家的独子熊巫游，算是堂兄妹——两个孩子的父亲是歃血结拜的生死弟兄。可是这两位却从来不以兄妹相称，而是直呼大名，原来子絮和巫游出生的时间，先后相差不过几个时辰，所以两个总是争大。

男儿身的熊巫游偏偏从小就沉湎诗书，而女孩儿屈子絮却喜欢拳脚。

屈子絮曾经拜江汉平原上鼎鼎大名的“飞练沉香一枝梅”锁龙梅为师，大学毕业后加盟特警，常常是一身劲装，飒爽迫人。而熊巫游，号称“生命不息，啃书不止”的巫游，任凭他天文、地理、历史、人文，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无不烂熟于胸，但是在身手矫健的“警察阿姨”子絮的面前，也着实是摆不起兄长的架子。

这不，如今又要劳累美人救英雄了。

屈子絮驾着她的川崎巡航，风驰电掣地行驶在郊外的路上。呼啸的狂风中她已经理清思路，对于方才巫游所说的“桃花流眼泪”的怪事情，迅速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件事情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巫游读书睡觉看花了眼。

第二种可能，是巫游闲得无聊，逗她玩儿。

第三种可能，这个第三就有点儿可怕了——也就是说，所谓的“桃花流眼泪”这件怪事有可能是有人故意为之。

如果是第三种情况，又有几种可能：一种不是针对巫游的，而只是碰巧给他遇上了；另一种情况是这事儿就是专门针对巫游的。那么会是哪一种呢？不过似乎两种情况都不大妙啊……

“巫游一个人守着他熊家的小园圃，应该没有什么仇人吧？”子絮大略地梳理了一下巫游这些年的足迹：

大学毕业后，巫游只呆了几天办公室便受不住那份拘束，在别人惋惜的目光中辞了公职，跑回去侍弄小园圃。那座郁郁葱葱的小园圃是他父母留给他的惟一财产，有了这个好地方，他也懒得再去别处，于是就在小园的篱笆上歪歪斜斜地挂了块小木牌，上书“花痴别苑”四个篆字，做起花卉根雕园艺的生意来。

由于巫游生性散淡，所以生意也就注定了同他的性子一样散淡。

好在中国的根雕盆景艺术发源于楚地，遗风之下，数千年不改，这儿的根雕盆景拿个金奖银奖什么的就像闹着玩儿；虽说巫游是清淡经营，但是也还凑合，加上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倒也乐得逍遥自在。

郢都一带喜欢园艺的人特别多，巫游就是其中一个，人称“花痴”。

当然他这个“花痴”，和大家通常所说的那个恋什么癖引申出来的花痴无关。他只是爱花，爱到痴。

正在着急赶路的屈子絮忽然想到了这一层，蓦地一下子就释然了——说什么“桃花流眼泪”啊，不过就是他那小园的碧桃带了露珠罢了！或者是方才郊外落了一场小雨，雨水顺着桃花往下流淌而已，结果就被那个多愁善感的花虫说成是什么“桃花流眼泪”！一定是这样的……呸！这个花痴、书虫，看我待会儿不好好剋他一顿！

屈子絮这样想着，渐渐地巡航也就不那么铆劲儿狂奔了。

不多一会儿，远远地已经可以看到那美丽的木槿花围成的篱笆，屈子絮再次看到了那缀着雪白天瓣的一围碧绿篱笆的上方挂着的歪歪斜斜的木牌：花痴别苑。

“轰”地一下刹住巡航，子絮在引擎的隆隆声中跳离了坐骑，伸手去推那粗糙木牌下简陋的柴门。这时候，忽然有一丝酸辛的感觉掠过她的心头。

——唉，这位堂兄啊！

想当年巫游被一位特级教师发现，惊为神童，那时候的他是何等的青春少年意气风发！不知不觉十多年过去了，昔日的同学们发财的发财，留学的留学，升官的升官……总之是纷纷发迹了。惟独只有这位神童堂兄，竟是离大家越来越远，远得只剩下这一块花痴别苑的小木牌，在大家的交口品评中还偶尔闪出一点儿微光来。

现在，同学们每每一提起他就笑，都说熊巫游这样一个只重性灵的人，是应当生活在古代的——现代社会多现实啊，哪

里是他能够待的！只有那位发现他的特级教师连连摇头说：“此言差矣……”至于怎么就此言差矣了，老师却不肯说。

屈子絮是从来都懒得管这些费脑筋的事情的，她只管救人抓人和放人，不管什么之乎者也，不管什么差矣强矣，也不管什么性灵不性灵，现在她要进这柴门去，去弄清楚熊巫游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柴门“嘎吱吱”地开了，一条花径在脚下伸展。

屈子絮抬脚便向里面走，但刚刚踏进去一步，眸子便猛地一收，迅速聚焦——她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不对劲！

“巫游，巫游！”子絮提起嗓子喊了好几声，几乎可以确定他不在园子里了。果然，寻遍了屋里屋外，园前园后，都没有见到巫游的影子。子絮的心蓦地揪了起来。她迅速掏出手机拨巫游的号码。

拨了五遍，巫游的手机没人接。

“最后一次！”子絮想如果他再不接电话我就必须报局里了。

这一次，巫游却接了，电话中杂音很大，只听到他气咻咻地说：“国道！纵横交汇之处！快点来，快点！”

这要是随便换个警察还真可能听不懂巫游在说什么，好在屈子絮明白，一听到地点，她的心中便是一凛：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立刻飞身掠过篱笆跃出小院，跨上坐骑，掉转车头，川崎巡航大吼一声，直奔郢都郊外的北门高速立交而去……